

國立中央大學

中國文學系

碩士論文

消逝中的府城文化記憶

——以許地山、葉石濤和陳燁為論述場域

研究生：林美伶

指導教授：康來新教授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七月

中文摘要

本論文欲以台南府城為地域，探討城市如何滋養作家，作家又如何書寫形塑一地的文化記憶，如何藉由文本展現他們的空間經驗、空間寫照及自我主體的建立到國族認同。

以出生府城的作家——許地山（1893—1941）、葉石濤（1925—）、陳燁（1959—）三人為研究對象，選取他們三人作品作為研究文本。

先探討書寫者與府城（是出生地，也是生長情境）的關聯，描繪書寫者在城市的流動與定位，如何透過書寫表達他們的地方感，他們對於地方的主觀和情感上的依附，於是地方成為有意義的空間，府城不再只是一個地名，和書寫者、有過府城記憶的人有了情感的聯繫。

許地山的府城印象，是父親許南英的愛國愛鄉情懷的延續，家族女性長輩在民俗活動背後默默操勞的身影，及對民族英雄鄭成功的景仰，化成對家國的感時憂國及為救國圖存而奔走，成了許地山的府城想像與書寫。世居府城的葉石濤，生於斯，長於斯，從「大觀園」內的富裕生活，從文學世界的浪漫遐想，走到現實社會，遭逢政權轉換、家族沒落，自己被牽扯於政治事件而遭遇牢獄之災，只有書寫歷史，才能找到臺灣/自己的定位；只有記錄古老府城的面貌、家族的情事，才能定義臺灣/府城氣質。陳燁一出生就附會過多的傳說與陰影，加上家族沒落，陳燁一生莫可奈何背上莫須有的罪與家族仇恨，只有書寫才能得到救贖。青春的失落與哀愁，家族斑斕的血淚，在陳家大厝、西來庵、風化場所及運河——開展來，交匯成陳燁深刻又特有的府城記憶。第五章則是本論文的研究總結說明。

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researcher takes the Tainan City as a research region. She discusses how the city nourished the writers, and explores how the writers wrote and formed their cultural memory of Tainan City. Through the texts, the writers unfold their spatial experience, spatial portrayal, self-consciousness and their national identification to their readers.

The objects of the study are the three writers who were born in Tainan City -- Sheu Dih-shan (1893—1941), Ye Shi-tao (1925—) and Chen Ye (1959—). Their works are the research text.

In the first part of the study, the researcher discusses the connection of the writers and the birth place, Tainan City. She depicts the writers' movement and position in the city. They wrote to express their sense of place and their subjective and emotional dependency on the city. Therefore, "Tainan City" is no longer just a geographic name but a significant place. The writers also have the emotional relation with the people who have memory of Tainan City.

Sheu Dih-shan's impressions of Tainan city are that his father, Sheu Nan-ying, loved his motherland and homeland, and the female elders in his family worked hard and silently in the folk custom activities. His admiration of national hero Zheng Cheng-gong turned into the concern about trend of time and destiny of the century.

Ye Shi-tao, a native of Tainan City, started from depicting the affluent life in "Grand View Garden" and romantic reverie in the literary world, but his writing changed into the description of the real world. He

was hit by power conversion and the decline of his family. He was involved in political events and even sent to prison. By means of writing history, he found the position of Taiwan and himself. He defined Taiwan and Tainan through recording the appearance of old Tainan City.

Chen Ye , who was born with a deformed look, is added too many legends and suffers the decline of her family. She endures false accusation and family hatred all her life. Only through writing can she obtain redemption. Loss and sadness of youth and the heart-rending history of her family, were depicted and spread over her works. Chen Ye's memory of Chen family's residence, Shi Lai Buddhist nunnery, bawdyhouse and the Tainan Canal was profound and unique.

The findings and conclusion are presented and discussed in the final part of this study.

誌 謝

研一的課程，我遇見康老師。

帶領我走入學術殿堂，開啓我文學之眼的就是康老師，我像個無知的小孩，聽聞老師講的每一本書，像極了嗜食書的獸，迫不及待到圖書館找尋，生吞活剝、似懂非懂…一直到很久以後，才知道許多同學和我一樣，受到會「說故事的人」——康老師的影響，激起熱切的求知慾…

因為研一的「城市與文學」課程，引導我去思考自己的故鄉，那有我成長的痕跡，有我魂牽夢縈的記憶，父母、家人、女兒，他們一直都在那。我開始重新認識自以為熟悉不過的故鄉台南、視而不見的歷史、文化、生活，給自己再一次認識台南的機會。論文題目的決定，以「台南」為地域來探討，和許多作家的書寫一樣，人的一生脫離不了原鄉的影響，總是不斷問：我從哪裡來？為什麼成為現在的我？才能清楚未來的路。

我寫論文是為解決人生的疑惑和困頓，卻造成自己無比的疑惑和困頓，每遇瓶頸就想逃離，看見自己的不足時更是惶惶不安，許地山說：「生本不樂，能夠使人覺得稍微安適的只有躺在床上那幾小時，但要在短促的時間中希冀極樂，也是不可能的事。」寫論文就是造成生活不樂的重大事件之一，醒時想，想稍微安適的躺在床上時也不得安寧。

一直要到論文稍具樣子時，我聽見由鍵盤奏出的和諧樂章，我在圖書館七樓看見中大美麗的夜景，憶起天秤寶寶女兒出生前一天，康老師正講述劉呐鷗、張愛玲兩位天秤座的文人……知識如此浩瀚，康老師讓我看見「熱情」兩字。

猶記得報考研究所時的動機，就如余華的閱讀經驗，「我對那些偉大作品的每一次閱讀，都會被它們帶走。我就像一個膽怯的孩子，小心翼翼地抓住它們的衣角，模仿著它們的步伐，在時間的長河裏緩緩走去，那是溫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它們將我帶走，然後又讓我獨自一人回去。當我回來之後，才知道它們已經永遠和我在一起了。」論文的完成，不臻完美，但我心中無限感謝，因為中大，因為康老師，還有研究所的老師、學姐秦蓁和同學，讓我看見人生另一個階段的風景。

最後，很感謝家人的支持。

目 錄

	頁 次
中文摘要	i
英文摘要	ii
誌 謝	iv
目 錄	v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1
一、城市與文學	1
二、範圍界定	4
1、府城的歷史.....	4
2、作家的地方感.....	6
第二節 文獻分析與研究方法.....	7
第三節 本文架構.....	12
第二章 印象・府城——隔海相思、隔代想像	15
第一節 台灣淵源與台灣經驗.....	15
一、臺灣血緣與地緣	15
二、親身經歷——足履故土 是故鄉還是異鄉	19
三、作品風格——臺灣風味的書寫.....	20
第二節 浮出地表的女性	24
一、童年憶往——母親.....	24
二、喫齋祖母的故事.....	29
第三節 國族認同與國族救亡	37
一、窺園外	37
二、窺園內	40
三、走出「窺園」.....	44
第三章 跨世代的文化・歷史見證人——葉石濤	51
第一節 府城淵源	51
一、府城、世家、地主之子.....	51
二、府城對葉石濤的意義.....	55
(一) 生長的時空場域.....	55
(二) 文學原鄉.....	63
第二節 歷史／文化古都.....	68
一、歷史書寫的紀實與想像.....	69

二、文化生活／生活文化	74
第三節 政治空間／空間政治	87
一、地景——權力的書寫	87
二、去殖民化／主體的建立	95
三、台灣意識	101
第四章 封印赤城——陳燁的終生創作志業	107
第一節 府城女兒	107
一、無光的所在——家世與家族	108
二、「怪相」的臉龐／淤青的靈魂	109
三、創作——復仇與救贖	110
第二節 青春的失落與哀愁——《半臉女兒》	113
一、暗夜裡找出口	113
(一)魅影幢幢西來奄	113
(二)晦暗幽魅陳氏大厝	119
二、變調的童年——風化場所	122
(一)新町	122
(二)環球戲院	125
三、童年創傷	126
第三節 《烈愛真華》的定點時空	129
一、運河	130
(一)霧濃河岸——真華的記憶圖騰	130
(二)明日在大河彼岸——炳城的記憶原鄉	133
(三)身陷「泥河」的正森	135
二、「家族黯史」和「府城淪落史」	136
三、二二八歷史記憶的封固與重構	138
第五章 結論	143
參考書目	147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城市與文學

近幾年來，區域文學的探究及論述，異常豐富，並有區域文學史¹之撰述；以台灣縣市為名的博碩士論文更是不勝枚舉。²除此之外，對單一地點的區域特性探究，從文學角度思考地域今與昔的地域文學研討會³，都是重視鄉土、突顯地區的表現。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亦舉辦「空間、地域與文化」研討會⁴，足見「地域」已形成一個重要的討論課題。⁵此次研討會，考察文學書寫與空間、地域的相互關係，抽繹出其中的空間觀念與地域關懷，並揭示其所指涉的價值體系與文化意涵，本論文亦嘗試以此切入探討，在府城此地理空間，個別作家如何藉由文本，展現他們空間經驗、空間寫照，以及家國之思，同時在空間書寫與存在的辨證關係裡，探究自我主體如何將個人的價值投射、行塑於不同的空間想像中，成為安頓人生的基底⁶，又如何創塑一地的歷史記憶及呈現地誌風景。

除學術界，各縣市政府亦踴躍投入區域特色的形塑，除了舉辦各類活動或慶典⁷，地方文獻的整理、出版，文學獎項的引導，都是凝聚地方意象並提高能見度的常見策略。

¹ 關於區域文學史的撰述，有施懿琳、許俊雅、楊翠：《台中縣文學發展史》（台中縣立文化中心編印，1995年6月）、施懿琳、楊翠：《彰化縣文學發展史（上、下）》（彰化縣立文化中心編印，1997年）、江寶釵：《嘉義地區古典文學發展史》（台北：里仁書局，1998年6月）、陳明台：《臺中市文學史初編》（臺中市：臺中市立文化中心出版，1999年）、莫渝、王幼華：《苗栗縣文學史》（苗栗市：苗栗縣立文化中心出版，2000年）、黃美娥：《光復前（1895-1945）臺北文學史料蒐集期末報告書》（臺北市：臺北市文獻委員會出版，2002年）及龔顯宗：〈區域文學史—安平文學史〉，《台灣文學研究》（台北：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98年12月）等。

² 可參見黃美娥，《清代台灣竹塹地區傳統文學研究》（輔仁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論文，1998年），葉連鵬，《澎湖文學發展之研究》（中央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年），高麗敏，《桃園縣文學史料之分析與研究》（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年）等。

³ 1998年，花蓮縣立文化中心舉辦「第一屆花蓮文學研討會」並印行論文集。

⁴ 本研討會於2000年11月舉辦。劉苑如在〈空間、地域與文化專輯〉前言提出這個討論會的宗旨：「探討中國文學、中國文化如何構造各式的想像空間，寄寓神魂精感？如何形成多元的地域論述，鞏固政經、族群和思想領域間的權力結構？以及文人如何附著於地域之中，支取人文化成的養分傳承創新？同時，更令人感興趣的是，從空間、地域的角度，吾人尚能如何設問？」（收錄於〈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10卷第3期，2000年9月），頁107。

⁵ 龔鵬程主編《五十年來的中國文學研究》（台北：學生，2001年3月），頁207。

⁶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空間、地域與文化—中國文化空間的書寫與闡釋》，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91年。〈出版說明〉頁1-2。

⁷ 台南市政府1999年開始舉辦台南七夕節，2002年提昇為七夕國際藝術節。2002年，舉辦鄭成功文化節，2004年，以嘉年華會的方式辦理「媽祖迎壽華會」……每年持續擴大舉辦中。

其作用固有文化保存的效果，亦有將共構出的原鄉特質轉變為文化資本，促進觀光、活絡產業，甚至成為吸引國際交流的基礎。在資金、資訊快速交換流動的全球化趨勢中，地方書寫不僅保留本土記憶、建構文化身分及原鄉與外地的時空差異，同時可能將此種差異轉變為同質化全球語境裡的顯著標的。」⁸台南府城在現代化與全球化的衝擊下，重新思考如何面對文化遺產與歷史，一路走來，無處不令人驚艷與感動。班雅明認為：

韻味的體驗是從傳統、儀式慶典、集體記憶，和歷史所培育出來的。⁹

府城城市的優勢在於身處其中即能感受紀登斯所言：今天的世界是一個『後傳統』（post-traditional）世界，因為數不清的傳統、信念和習俗相互混合。¹⁰在爭相擁抱資本主義發展和消費產品的急劇過程中，府城既現代又傳統，在市政府及相關學者的努力下，古蹟空間活化，舊建築有了新生命，豐富多樣的文化活動，六大文化園區的規畫，這城市開始展現其獨特生命力。

92 年，首座國家級的台灣文學館於府城開館，日治時的台南州廳褪下政治外衣，市政中心鞠躬謝幕，舞台從此讓給書寫台灣的文學。文學館的設立宣示著無形財（有別於有形文化資產）的受到重視與保存，台灣文學得以以自己的立場發言、詮釋。

同年 10 月，由台灣文學館主辦的「文學中的古都」活動，熱烈展開，介紹了幾個台南作家—陳燁、楊熾昌、許達然、林瑞明、葉笛、許丙丁、葉石濤及明鄭以來在地文人 14 位。

陳燁以其複雜且傳奇性的家族背景及身為「右半邊小臉症合併小耳症」的生命經歷，交匯成其深刻而又豐富的府城記憶。陳燁不斷嘗試在創作中融入屬於府城特有的氣息以及其執著於府城的熾熱情感。因此不論是其自傳性質《半臉女兒》，或是家族書寫來描述日治以來台灣歷史的《泥河》、《烈愛真華》，文學中的時代與歷史關懷交織成一張綿細的網絡，構成其作品中的特色。¹¹楊熾昌、許達然、林瑞明、葉笛四人在個別詩文裡，書寫對於府城的個人記憶與集體記憶，如許達然所云：「古城，也許我們留著同

⁸ 范銘如，〈當代台灣小說的「南部」書寫〉，《臺灣文學與跨文化流動》，頁 379。

⁹ 王斑，〈書寫台灣〉，頁 344。

¹⁰ 克里斯多福·皮爾森（Christopher Pierson）著，尹弘毅譯，〈現代性-紀登斯（Anthony Giddens）訪談錄〉，頁 69。

¹¹ 國立台灣文學館，導覽專輯手冊《文學中的古都》，頁 3。

樣的血液；和你一樣，我愛樸素，愛靜。」¹²道盡台南府城城市氛圍與府城人特質。許丙丁是熱心公益的政界名人，文學創作多元，對府城政治、文學與文化貢獻良多，在台語文學史上更是佔有重要地位。文學作品幾乎都談及台南，以「小說」與「歌謠」方式呈現。他在「菅芒花」的歌詞中，「菅芒花雖然人不理，但是大自然會和我站在一起，天頂的月娘還是會一樣照著我。」道出台灣歷史、文學一路走來的艱辛，然有撥雲見日的一天。葉石濤，跨越兩個世代的典型台灣小說家和評論家，一生都致力於台灣文學的立論和闡揚。許多作品都以府城為背景，以寫實筆法勾勒府城人的日常生活，為日據到民國這階段府城的變遷留下見證。最後是介紹明鄭以來台南在地文人及其詩文，詩文的呈現不同於大陸來台的流寓詩人，他們以本土的眼光觀看府城的古蹟及歷史人物，感發歷史的今古興亡感受。

府城作家書寫，城市的精神呼之欲出，如張愛玲書寫上海，其作品中角色的悲涼與傾覆，成為上海性格的象徵；白先勇的台北人的離散與追憶，成為台北身世的記錄；普魯斯特的巴黎人的時間嘆語，成為「美好年代」的記憶史詩；喬哀斯的尤里西斯，恍如一場都柏林的神話夢遊。城市是文明的化身，乘載著無數或死或活的人類的集體意識，對城市或古或今的總合靈魂最敏感的往往是作家，他們有如通靈人，飄蕩在歷史的黃泉路上，傾聽著無數幽靈的文明低語，再以寫作為媒介，為世人訴說城市的前世今生與命運曲折，城市的歷史因此在作家的話語中暫時還魂。¹³

派克（Pike Burton）曾在《現代文學裡的城市意象》一書中提出「文字的城市」與「真實的城市」這兩個辯證的概念。他認為「文字的城市」往往表達一些作者無法對讀者直接表達的概念，也就是一些隱藏的概念。因此，「真實的城市」和「文字的城市」之間的聯想，有些是迂迴、複雜，作者必須從他所欲表達的「真實城市」中的某些經驗或理念裡，去設定文學符碼；或者經由對城市景觀的轉化與隱喻性過程，以傳達作者所要表達的城市意象。而這種重新書寫的城市意象，展現了「真實城市」與「文字城市」

¹² 許達然，〈春天我從古城來〉，《含淚的微笑》，轉引自台灣文學館導覽專輯手冊《文學中的古都》頁17。

¹³ 韓良露，〈伊斯坦堡就是我的命運〉，《印刻》30期，2006年2月號，頁63。

之間的張力，同時也可能彰顯另一個「看不見的城市」之情境義涵。¹⁴

本論文欲以府城為地域，探討城市如何滋養作家，作家又如何書寫形塑一地的文化記憶，如何藉由文本展現他們的空間經驗、空間寫照及自我主體的建立到國族認同。

二、範圍界定

1、府城的歷史

當來自記憶的浪潮湧入，城市就像海綿一樣將它吸收，然後脹大。……但是這座城市不會訴說它的過去，而是像手紋一樣包容著過去，寫在街角，在避雷針的天線，在旗杆上，每個小地方，都一一銘記了刻痕、缺口和捲曲的邊緣。¹⁵

…場所就是存在的一部份，不應被視為附加的、不重要的，生命的實感必須在場所的考慮中加以掌握。抽離了場所，生命只剩下空蕩蕩的思辨遊戲。場所指的就是時空定點，這個時空定點的種種特殊性質（specifics）。¹⁶

府城的豐富，來自她的歷史。一個全台歷史最悠久的城市，400年來，伴隨著令人喟嘆感懷的地理變遷，台南由荒莽初闢的原住民生養之域，轉為荷人統治的指揮中心，據台之初，先建熱蘭遮城（安平古堡），又在城堡東方與台江東岸大井渡頭處建「台灣街」¹⁷及「普羅民遮街」¹⁸。後因郭懷一事件，於普羅民遮街再築「普羅民遮城」（今赤崁樓）鞏固其政權。由於荷人在台的開墾或貿易活動，唯「利」是圖，使台南成為當時中國東南海外的一大都會。

1661年，鄭成功從鹿耳門取道禾寮港，攻陷赤崁城。楊英「從征實錄」曰：五月初二日，改赤崁地方為東都明京，設一府二縣——承天府、天興縣和萬年縣，台南依然是全台的政治、商業的中心，在鄭成功、陳永華的政策推動下，一個以儒家思想為指導的漢人社會架構在台灣隱然成形了。

¹⁴ 林以青〈文學經驗中的都會情境〉《當代台灣都市文學論》，頁61。

¹⁵ 伊塔羅·卡爾維諾，王志弘譯，《看不見的城市》。

¹⁶ 楊照〈當下一個世紀來臨〉《倉皇島嶼——歷史與現實分析》，頁200。

¹⁷ 台灣街有「全台第一街」之稱，為今日的延平街，曾經是獨領風騷的全台第一大商業街。荷據時期，大街上貿易商行林立，歐亞各色人種穿梭其間，街衢繁榮，盛極一時，堪稱亞洲數一數二的大港市。

¹⁸ 普羅民遮街，今永福路口到忠義路口的民權路路段，是台灣第一條有計畫興建的歐式街道，自荷據時代到清末，都是台灣商業中心。

1683 年，施琅率兵攻台，台灣入清版圖，清廷設一府三縣，台南為「台灣府」所在，康熙六十年（西元 1721 年），朱一貴事件迫使清廷對台政策轉為積極。此時的台南，都市的發展完備，台南城也在此時期建立，成為台灣府府治、軍政的所在，另一方面因應島內外貿易而生的五條港商業區，也在這時期興盛，形成特別的區域特性，當時有所謂一府二鹿三艋舺之稱，可知府城地位。府城歷經清雍正、乾隆、道光數代營建，全盛時期擁有八座城門三座外城，形如半月狀，因有半月城之名。清代後期，台江淤積，港口消失；1885 年（光緒 11 年），台灣設省，省會先設於彰化，再遷往台北，首任台灣巡撫劉銘傳將建設的主力放在北部，使得台南逐漸喪失全台經濟中心的地位，府城的光輝歲月至此逐漸步入尾聲。

1895 年，甲午戰爭爆發，中國戰敗，台灣割讓給日本，丘逢甲等人組「台灣民主國」抗日，日軍一登陸台灣，官員一一離台，退回中國；唯鎮守台南的劉永福繼續結合各地義軍抗日，許南英（許地山之父）曾參與其中，然軍力不敵日本，終告失敗，日本從此控制全台。日據期間，仍有不少抗日事件，其中規模最大武裝抗日則為 1915 年余清芳西來庵事件，余清芳以西來庵為基地，假託西來庵王爺神詔，號召同志，日本軍警以優勢現代化武力攻擊，於噍吧哖現場大肆屠殺，事後大規模逮捕 1957 人，並判處 866 人死刑。

此事件之後，日本對台政治與社會採取嚴格控制，另一方面推動各種基礎建設及經濟改革，鞏固日本統治台灣的基礎。目前台南市中心的主要道路與都市面貌，都在日據時期完成，現在仍可看出大約輪廓。

隨著日人於臺北設置臺灣總督府，徹底改變了台灣自開闢以來南北都市的地位，台南城還須面對安平港日漸淤淺，對外貿易日趨冷落的衝擊，從此被擠入古都之列。

1945 年，二次大戰結束後，日本投降，國民政府接收臺灣。由於政治、經濟等方面的失策，導致「二二八事件」的發生。台南在這事件中，由於湯德章律師，一肩扛下所有責任，所以死傷人數較其他縣市少，但 1949 年在今台南市湯德章紀念公園內湯德章卻被公開槍決，不管目睹或耳聞，每個市民的心靈都受到重創，從此台南市民對政治的恐懼與冷淡，於葉石濤的小說中均有著相當份量的書寫。

在其他建設方面，府城腳步緩慢，金光裕稱之為「二十年孤寂」，然三百多年來所累積的傳統文化精華，台南成為無可取代的文化古都，如安平港國家歷史風景區、六大文化園區的規畫、國家文學館的設立…在市政府與中央單位的努力下，有形文化資產重現，台灣文學的無形資產被保存並重現於空間中，描繪個人與集體的歷史記憶，搶救被遺忘的時間，這是世界潮流也是趨勢，世界各地文化日漸受到重視及保護，「全球化」促成「在地化」，兩者轉變為共生共存的關係。¹⁹

台灣在三百多年來的歷史遭遇上曾被迫接納了來自不同族群的多元文化。由於異民族統治的強勢和壓力，……加上文化認同困難，使得歷代統治者有機可乘，用獨裁或威權的統治方式去壓迫台灣人民接受不同於台灣本土文化的異族文化。²⁰百年來殖民文化的濡沫，統治官方的開發、建設，撰寫屬於統治者的歷史，被遺忘的部分則需要文學敘述來復原，歷史與文本成為辯證的正反，都市空間無可避免會遭受破壞或改建，若個人記憶頑強地不肯消除，則一場書寫必然誕生。寫作成為建制化記憶（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memory）和抵抗失憶的場域。²¹所以文本是地域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2、作家的地方感

阿格紐（Agnew，1987）曾主張，地方包含了：

- 區地——空間中的一點，與空間裡的其他點有特定關係。
- 場所——社會關係的較廣泛脈絡（包括營造的和社會的）。
- 地方感——跟某個地方有關的主觀感受。

區地是指抽象空間架構裡的位置，經常是由客觀標記來指明，例如經緯度，或是跟其他區位之間的距離，地方指的則是「客觀」和「主觀」面的混合，包括了區位，但是添加了其他我們所居住世界的更微妙屬性。²²

場所則指社會關係的物質環境——那是真實的地方樣貌，置身其中的人，以個人、男

¹⁹ 邱貴芬，〈尋找「台灣性」〉，頁 50-52。

²⁰ 葉石濤，〈台灣文學本土化是必然的途徑〉，《展望台灣文學》，頁 11。

²¹ 桑梓蘭，〈古都的都市空間論述〉，《空間、地域與文化——中國文化空間的書寫與闡釋》，頁 470。

²² Paul Cloke、Philip Crang、Mark Goodwin 著，《人文地理概論》，頁 302。

人或女人、白人或黑人、異性戀或同性戀的身分來生活。很明顯的，地方幾乎是有具體形式。紐約聚集了大樓、道路和公共空間…地方是物質性的事物。…除了有其定位，並具有物質視覺形式外，地方還必須與人，以及人類製造和消費意義的能力有某些關係。

阿格紐所謂的「地方感」，則包含以上兩者，意涵更為豐富，是指人類對於地方有主觀和情感上的依附。書寫者藉由書寫，傳達他們的地方感，讀者藉由閱讀，被喚起曾經歷的或想像的地方感——我們讀者知道「置身那兒」是怎樣的一種感覺。²³

本論文以許地山（1893—1941）、葉石濤（1925—）和陳燁（1959—）三人為研究對象，選取他們三人作品作為研究文本。

三位作家皆出生於台南，馬奎斯於小說《百年孤寂》說：一個人若是沒有死去的親人埋在地下，就不會是那地方的人。人與土地的關係，除了意願的認同外，歷史的意識確是重要的一環。許地山、葉石濤、陳燁和台南都有很深的淵源，家族與家人、府城的歷史與文化、有形的地景，他們豐富而鮮明的台南書寫值得探究。

三位作家所處的時代，以及其文本所呈現的時間意義，有其重要指標，藉由時空的轉移理解其文本中具有「時間」意涵的歷時性，尤其三位作家以相差約三十年作為時間地標的基準，可藉由相關書寫的閱讀與分析，理解百年府城的時代變遷、作家記憶，以及各個重要文化地標所代表的文化意涵，也可理解為具有「空間」意涵的彼此獨立的語境，這空間並不互相排斥，而是共存與互相交涉的。一個景觀所召喚的不只是單向的意義，而是多重空間交會產生的多重意義的網絡。

三位作家皆書寫同一「區地」——台南，然真實感受的時代氛圍、家庭背景和社會關係則大異其趣，每個作家對地方的主觀和情感上的依附所喚起的地方感，是本文所欲探討的。

第二節 文獻分析與研究方法

目前關於許地山、葉石濤、陳燁的研究，有以下多篇論文：

在王韻如《許地山其人其文——一個臺灣觀點的考察》（84年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研

²³ Time Cresswell 著，徐苔玲、王志弘譯，《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頁 14-15。

究所碩論) 論文中, 特別強調許地山和台灣的关系, 是第一個以「台灣觀點」來與作家聯繫的一個超越性觀點, 筆者欲縮小範圍, 將焦點投注於許地山與府城台南的關係, 不管是許地山的出生地、描寫的人事物或地景, 都是屬於府城台南的。

張惠珍《許地山文學之研究》(87 年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碩論), 探討了「許地山的生平與思想」、「許地山的文藝觀」、「許地山作品的主題意蘊」和「許地山文學的藝術表現」, 對許地山的文學研究十分深刻完備, 對筆者多所啟發。

陳鈺凌《宿命與淑世間的調和--許地山人生哲學析論》(91 年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在職進修專班碩論), 以許地山文學作品中的小說與散文為依據, 著重在探討許地山的思想內涵與人生哲學。這部分與筆者論文關聯性不高。

蔡芬芬《葉石濤小說人物研究》(91 年高雄師範大學國文教學碩士論文), 可說是目前研究葉石濤論文中, 資料最詳盡的, 以「葉石濤」、「葉石濤小說」及「葉石濤小說人物」三個元素作為論文的基本架構, 說明了葉石濤的生平及其創作歷程, 探討了葉石濤小說中的藝術世界, 小說人物的「外在形式技巧」及「內在精神分析」。其中一小節論及「小說人物的歸鄉情懷」, 淺談了葉石濤對童年生長的鄉土、家庭(台南世家)的緬懷、對原始文化(西拉雅族)的嚮往, 提供筆者一個思考的面向。

張文豐《解嚴後葉石濤文學研究》(88 年高雄師範大學國研所碩士論文), 屬概論式的, 為認識葉石濤的入門論文, 內容有「葉石濤文學創作的里程碑」、葉石濤的「小說類型」、「評論課題」、「台灣文學史綱」、「文學回憶錄」等。

余昭玟《葉石濤及其小說研究》(78 年成大史研所碩士論文), 余昭玟以其豐富的歷史背景知識, 探究了葉石濤的生平和文學, 深刻反應文學與作家不能自外於時代的影響, 是一本很重要的參考論文。

黃馨嬋《葉石濤文學思想與戰後臺灣文學發展之關係》(95年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在職專班碩士論文)，主要探討葉石濤文學思想與戰後台灣文學發展的關係，和筆者論文關心面向不同。

楊翠《鄉土與記憶——七〇年代以來台灣女性小說的時間意識與空間語境》(91年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此論文透過對戰後女性小說的深入解析爬梳，探索其間所隱含的認同政治與精神圖像。包括女性眷村小說的時空舞台、二二八女性小說的記憶圖景與救贖觀和「名女人」書寫的兩條進路。此論文對於陳燁《泥河》有詳盡的論述，是筆者重要的參考論文。

李麗華《再現的自我與自我的再現——台灣解嚴後的女性自傳研究》(95年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採用菲利浦·勒熱訥(Philippe Lejeune)對自傳的定義，著重傳主個人個性的形成與自傳書寫的優美與獨特性，篩選出三十一本自傳。復依傳主生命經驗的重心，區分為傳統的依違、歷史的見證、美學人生的探索及宗教的實踐四種主要類型。在每一類型中，先介紹在中西文化中此類自傳的歷史發展與特性，再以二或三位最具代表性的傳主為例深入解析，涵蓋的人物有范麗卿、邱瑞穗、羅蘭、聶華苓、楊千鶴、曹又方、陳燁、劉俠、胡茵夢。此論文讓筆者看見陳燁《半臉女兒》自傳書寫在台灣女性自傳中的地位與獨特性，是重要參考論文。

吳芷維《交纏與共生：九〇年代以來女性小說中的母女關係》(93年靜宜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探討在九〇年代以後的女作家，在作品中以自傳體小說的方式書寫自我與母親的關係，並在書寫的過程中，追尋與辯證自我與母親的關係。此論文可做為了解《泥河》一書中城真華母女之間的互動。

以上論文多著重於作者與作品的探究，較少觸及作者與地域的關係，本論文欲以府城為地域，細讀三位作家文本以探究其所蘊涵的文化記憶與地誌書寫。

選擇的文本，許地山部分以洪範出版，楊牧所編的《許地山小說選》、《許地山散文選》為主；葉石濤部分以《三月的媽祖》、《異族的婚禮》、《紅鞋子》和《台灣男子簡阿洵》為主，《葉石濤全集》小說卷5卷為輔；陳燁部分則是《半臉女兒》、《泥河》和《烈愛真華》。

並佐以相關理論，如《當代》91期對「記憶」的論述，還有人文地理學觀點，以下簡單敘述：

關於個人與集體記憶，阿伯瓦克說道：「每一種集體記憶，都需要一個具有時空界域的團體來做支撐。個體身處各自特定的團體脈絡中，憑恃著團體脈絡來記憶或是創造自己過去的歷史。記憶植根於社會脈絡與社會結構。」²⁴阿氏提出歷史性的和個人生命歷程的兩種不同記憶類型，歷史性記憶只有透過書寫記錄以及諸如相片等其他具體記錄，才能影響社會人，歷史性記憶也可藉由慶典紀念與公定節日的活動，持續發揮作用力；個人生命歷程的記憶，則是那些屬於過去個人親身親歷事件的記憶；也可以用來加強參與者的聯繫，比方說結婚周年慶…這些活動都可以使那些曾有類似生命歷程的人，在其中重建與加強個人生命歷程的記憶。…個人生命歷程的記憶，一定總是深植在與其他人的關係之上。…現在世代的人，其實是將自己現在的處境擺在由自己所建構之過去歷史的兩相對照之下，才變得有自覺意識。²⁵

所以個體記憶形塑的過程，大部分來自親屬間代代相承的傳統文化，如許地山、葉石濤和陳燁所處的府城古都的文化氛圍，有時因外來文化的衝擊，失去一些面貌或增加一些元素，或因政權的轉換，統治者的霸權介入，或統一意識或扭曲，如葉石濤經歷兩次外來政權，其認同的衝突是可想而知的。文化記憶不是固定不變的，易受政治、社會影響，或延續或變形，有時是人為的選擇性遺忘或重組，有時是政治力的介入，而且身處其中的男女感受有別，受到的宰制也不同。

被召喚憶起的空間，其實已被動員並轉形為地方一段義孚，瑞夫及其他相關學者強調：「經人的住居，以及某地經常性活動的涉入；經由親密性及記憶的積累過程；經由

²⁴ 柯塞，邱澎生譯，〈阿伯瓦克與集體記憶〉，《當代》，91期，1993年11月，頁27。

²⁵ 同上註，頁28。